
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山东尤其是济南的慈善事业卓有成就。以笔者亲身经历来说，七十年前曾跟随救济队前往济南数处救灾现场：黄河决口灾区、大观园火灾区……有关这些灾区的救灾情形，记忆犹新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可谓多事之秋。时值8月，先是长清县遭遇水灾，继而黄河下游发生更大的灾情。山东卅字会（又称世界红卅字会全鲁联合办事处）救济队当即奔赴灾区，开展救济工作。

在泺口灾区，远远望去，一片汪洋。洪水汹涌地湍动着，隐隐约约能够看见有些灾民躲在刚刚露出水面的房屋顶部，像是在招手，在呼救。救济队员们迅速分工，一面给高坡安全地带的灾民分发干粮，一面找船营救困在水中的危难灾民。经过一天的忙碌，大批大批的灾民总算转危为安。

关于这次救灾的详情，王林先生著《山东近代救济史》记载：“1937年8月初，济南市长清县境内的玉符河决口……灾民十余万，扶老携幼争避于凤凰山、标山等处。未几黄河下游又决口，被淹区域达八九县之多。水灾发生后，全鲁卅联处救济队即刻投入救济工作。从8月13日至9月30日，共救男女大小难民19503人。同时，与济南市政府商定，由市政府设立灾民收容所4处，对居无定所的灾民进行暂时收容。全鲁卅联处除担任救济外，并帮同市政府办理收容事宜。收容灾民到所招待二三日，转送泰安、兖州等县收容。自8月16日起至9月14日结束，共送入收容所之灾民为5534人。全鲁卅联处自8月15日至9月14日办理水灾赈济，计分五区：一济南市区、二历城西北区、三历城东北区、四黄河下



卅字会救济队

【忆海拾珠】

目睹老济南救灾现场 七十余年前

□张世锬

游区、五鲁西灾区。除鲁西灾区不计外，共赈济灾民92822人，施放赈米58700斤，馒头锅饼等食物84100斤，十滴水等药品7800余瓶，救济丹1200余包。”

当时，由于担任山东卅字会会长的父辈，都是当地一些团体的负责人，有的灾民收容所也就应急设在和父辈有关的单位里。最早的一

处，位于商埠魏家庄树德里9号，济南律师公会院内。笔者跟着父辈去看望过灾民，院内东面的一排办公室，全部腾出作为灾民临时宿舍；灾民虽然席地而睡，但都能供给厚厚的被褥铺盖，并提供饮食；患病的灾民，还能就近到山东卅字会诊所免费就医。济南律师公会此处接待水灾的灾民收容所，刚刚完成接待任务，清理好环境，未等恢复办公室使用，就接到收容兵灾难民的新任务。

对此，《山东近代救济史》一书，也记载了那次整个救济兵灾难胞工作的始末：“水灾救济刚刚结束，兵灾又起。因日本侵略华北，河北静海、马厂、青县、沧州、东光一带难民大量涌入济南。从9月14日起，全鲁卅联处分派各队长带领队员、夫役，开始招待过境难民，或供给食物，或给川资。截止到10月8日，共招待过境难民63973人。自10月9日至11月13日，共招待平津流亡学生842人。两项共计招待64815人。由于大量难民滞留济南，而省政府又不允许收容难民，经全鲁卅联处总监理张星五与省政府磋商，最终允准红卅字会设立临时难民收容所。自10月11日起，先后成立临时难民收容所39处，分所2处。至1938年3月31日遣送完毕止，共计收容难民39709人。另外，泰安、羊楼、范镇各队设收容所

18处，收容难民10445人。全鲁卅联处各收容所收容之难民，俱由红卅字会供给饮食，并备棉衣被等物，以资御寒。”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大观园商场接连发生两次火灾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5月15日，笔者曾经跟随卅字会救济队去过大观园火灾扑灭之后的现场。当时，大观园的商业布局，南半部称为内场，包括第一剧场、大观电影院、共和厅等；北半部则称外场，多为小店小摊。致灾原因，说法不一。其中一个说法是“发生在剧场上演《火烧红莲寺》之际”，火情蔓延到外场的所有店铺，墙倒屋塌，简直成了一片焦土。救济队寻找受灾的人家上门慰问，征询需要什么帮助，尽力开展救济。

此外，还听父辈讲述过“五三”惨案的救灾状况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，北伐战争如火如荼，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侵略我国。1928年在济南发生震惊世界的“五三”惨案，日寇疯狂地杀害我国同胞，尸横街头，受伤的军民也多。当时，卅字会派出几支救济队抢救伤员，掩埋尸体。据当时的报刊报道：“1928年，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，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‘五三惨案’。事变发生后，济南红卅字会派出救济队分别救护商埠和城内居民，救治受伤兵民，掩埋死者；并从东北运到红粮7000余包散放于贫民”；“此次事变共计收容伤兵民1200余名；治疗受伤的兵民约900名；掩埋死难兵民500余名；发放赈款12464元”；“又会同各团体与日军交涉营救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团营长官，护送被难国民党军九百余人由青岛乘轮赴沪。济南分会还派员调查伤亡及房屋被焚之灾户，共发赈济洋一万余元”。

急状况，请少安毋躁，我们的面试继续进行。”

“味，快破产了，还面试呢！”研究生小声嘟囔着，从郝经理身边侧过出门。

“我去打个电话，马上过来。”

“我去方便一下。”外企主管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，也跟着出了门。

大家自顾自地走了，没有人再回来。接待室只剩下仇昇一个人。

两分钟后，郝经理看到仇昇正在认真摆放凌乱的座椅，问了一句：“愿意留下来？”仇昇用力点点头：“善始善终，这样也是对您和企业的尊重。”

郝经理露出赞许的笑容，“那么，请你跟我过来见见总经理，交流一下。”“可我……”仇昇窘红了脸，那道伤疤又在脑海里折腾起来。

“小伙子，恭喜你，你正是我们需要的员工。加油吧！”郝经理笑哈哈地拍着仇昇的肩膀。仇昇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之前所谓的“公司的破产危机”不过是一场考验。

第二日清早，仇昇顺路买了晚报，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公文包。他一边继续前行一边想：“之前看到报上说，‘在这里总能找到你想要的工作’，嗯，不虚不虚！”



【宽厚所街忆旧】

浙闽会馆的前世今生

□张机

黑虎泉西路23号是一座略显陈旧的古建筑，宽阔的大门上方悬挂的匾牌会提醒路人放慢脚步，这里就是老济南家喻户晓的浙闽会馆。

浙闽会馆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顾名思义是浙江、福建商人集资修建而成，对于它的前世记载虽然不多，可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的我有幸目睹了浙闽会馆大门曾经开在宽厚所街的情景。

听老辈人讲，老济南的会馆有阳会馆和阴会馆之分。阳会馆可以接待商贾聚会、请戏班唱大戏，应酬结婚喜庆、老人寿诞等庆典娱乐活动；阴会馆则安排丧主停棺发表祭奠等“白事”，所以民间也有“红会馆”、“白会馆”之说。当然有些会馆红白事可兼做。小时候听长辈讲过，我祖母的娘家人曾在江南会馆办过喜宴；另外我目睹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浙闽会馆公祭过一位逝世的省级领导干部，送葬的人车曾使周围交通一度中断。

从记事起，位于宽厚所街西头路南的浙闽会馆大门就始终紧闭，连本街居民也难有机会进入观瞻。济南解放初期，位于浙闽会馆斜对门的“金家大院”改作一所邮电干部培训学校，浙闽会馆就成了该校的食堂，一日三餐时间常见学员手持饭盒进入里面就餐。家住会馆附近的伙伴告诉我，每逢食堂给学员改善生活吃面条，食堂会把煮过面条的白面汤用大盆摆放到食堂门外，供邻居免费喝，那年代日子过得穷困，白面汤端回家泡上窝窝头，就着咸菜也算是一顿不错的饭了。有一年食堂失火，大伙纷纷拿着脸盆帮助救火，还惊动了消防队。因为这场火，会馆里木质结构的建筑损失惨重，大门更是被焚烧殆尽，从此浙闽会馆在宽厚所街的前门就用砖砌成了高墙，后来经过修缮，浙闽会馆大门改到南马道街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浙闽会馆多次改作它用，这里大门紧闭也不挂任何牌子，周围居民私下得知这里曾做过内部招待所，由于对外没有挂牌外人无从知晓内幕。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浙闽会馆挂上了“济南市汽车工业公司贸易中心”的牌子。后来经过重新修缮整旧如新，大门外挂着“济南国资委老干部活动中心”和“济南老年大学国资委分校”两块牌子。

现在位于黑虎泉西路23号的浙闽会馆大门外有一对石狮，单层飞檐由灰筒瓦覆顶，门楼里两侧各有一个大型的木窗棂。据说里面保留了当年的大厅、门楼、过厅和带罩棚的戏台。大厅内抱柱上镌刻着“同是南人四座高风倾北海”、“来游东国两乡旧雨话西湖”的对联，此联是由清同治年间任济南知府的福建籍书法家龚易图撰写的。

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叩响大门，里面走出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傅，当我倾诉想目睹一眼的期盼时，兴许我的真诚感动了门卫师傅，他打开了大门特许我向里张望；大厅墙上挂满书法作品，我却注意到北边那一排带花格棂子的房屋和屋前空旷的大厅，还有那东西回廊紧密相连的南方井庭式木结构建筑……如今，唯独镌刻在门楼东墙上的济南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匾牌，默默地向世人印证着浙闽会馆厚重的人文历史。



大明湖畔·小小小说征文
投稿邮箱：lixiazuoxie@163.com

春暖花开

□李宗健

渍。接待室里，他静候着。其他前来应聘的人也陆续进入就座。

不久，屋里渐渐热闹起来，大家好像不是过来竞争，而是来参加洽谈会或者联谊会的。“我是应届毕业研究生。您呢？”“我之前在一家外企做部门主管，感觉这里更有发展空间，但愿能为国企多出力。”研究生嘴巴略微一撇：“名额就一个，今天来了不少呢，我都心虚了。”外企主管眉毛轻轻上挑，微笑一下，没再说什么。